

农民

第四卷 夏



莱蒙特著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

〔波〕莱蒙特著

农 民

第 四 卷

夏

吴 岩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Ladislav Reymont
THE PEASANTS

本书根据 Alfred A. Knopf, New York, 1925 年版英译本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暂定二百种。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，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农 民

第四卷 夏

〔波兰〕莱蒙特著

吴 岩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5 字数 228,000

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6,300 册

书号：10188·202 定价：(五)1.15 元

第一章

玛蒂亚斯·波利那就这样死了。

拉帕发出可怕的狺狺绝叫和号啕大哭，纵身扑到门上，叫人开门放它进去，这就把睡在屋子里、趁礼拜日休息一下的人们都吵醒了，然后它拉拉人们的衣服，往外跑几步，又回过头来瞧瞧人们是否跟它跑去，这就使汉卡终于有所觉察。

“去吧，犹兹卡，瞧瞧那狗要我们去干啥。”

犹兹卡高高兴兴地跟着狗跑出去，一路上跳跳蹦蹦的。

狗把犹兹卡带到了她父亲的尸体旁边。

犹兹卡一看到尸体，就发出可怕的尖厉的叫喊声，她们因此立刻都跑了出来，发现波利那浑身冰凉僵硬，脸朝下俯伏着，就象他临终时那样，双臂举成十字形，保持最后一次祈祷的姿态。

她们把尸体抬到屋子里，仍旧要设法把波利那救活。

千方百计的抢救，都毫无效果，躺在她们面前的是一具尸体，只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。

迸发出了一片辛酸凄楚的哭声：汉卡呼天抢地，哭得空气都震动了；犹兹卡哭得也厉害，不亚于汉卡，她还把脑袋往墙上猛撞；维蒂克和小家伙们放声恸哭，拉帕在屋子外边又是哀号又是吠叫。只有彼特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他看了太阳一眼，就回到马厩里上床睡觉去了。

玛蒂亚斯如今躺在榻上，笔直僵硬，毫无生气，仿佛一块晒

干的泥土，或是一棵斫倒的树木。他握紧的拳头里仍旧捏着一小撮沙土。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远眺着天国某处，流露出一种惊喜的神色。

然而，从尸体上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，是那末凄凉，那末悲哀彻骨，使她们不得不用被单把尸体覆盖起来。

波利那去世的消息，迅速传遍了全村。太阳才升到屋顶的上空，吊丧的人们便接二连三地涌来了，他们掀起被单，仔细端详他的眼睛，并且跪下来为他祈祷。其余的人，亲眼看到实际的例子，感到天主主宰着人的生命，心中敬畏有加，站在那里绞着双手默默哀悼。

与此同时，守丧的人们的哭泣声，继续不断地回响着。

接着，安姆勃罗司到了，他把大伙儿撵到屋子外面，关上门，同雅姑斯叮卡以及爬进门来在尸体旁边祷告的阿伽沙一起合作，动手为死者最后一次效劳。他总是心甘情愿为死者效劳的，往往还讲不少机智俏皮的话，但是这一回啊，他不知怎么的感到心情沉重。

“任何人的幸福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！”安姆勃罗司一边给波利那脱掉衣服，一边叨咕道。“每逢死神心血来潮，她就揪住你的颈子，打你耳光；而你呢，一咽气，就被弄到‘神父的牛棚’里；可有什么人抗拒得了死神呢？”

甚至雅姑斯叮卡也是悲伤的，她用很沉痛的心情说道：“可怜的人！在这个人世间，他们毫不关心照顾他，他还不如死了的好！”

“真的吗？那末，是谁做了什么损害他的事呢？”

“难道他们对待他是挺好的吗？”

“世界上谁又是万事称心如意的呢？咳，哪怕是大地主，国

王，也得遭难受苦啊。”

“他可既不必挨饿，又不必受冻；此外我们就没法说了。”

“啊，好奶奶，挨饿又算得了什么？心病折磨人，可厉害得多了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我经历过这种痛苦。雅格娜使他心都碎了，他自己的子女也没放过他。”

“不过，”阿伽沙打断了她自己正念着的祷告，插嘴道，“他也有好的子女，他们并没做对不起他的事。”

雅姑斯叮卡暴躁地冲着阿伽沙说道：“念你的祷告吧！你，就数你最好。吓，她始终都在听人讲话，难道她还会为死人哼挽歌吗？”

“请问，如果他的子女都是不好的，他们会这样为他痛哭吗？你倒听听他们的哭声！”

“如果他留给你这么多财产，你就会哭得惊天动地了！”

这时安姆勃罗司插嘴了。“别说话了，”他说；“雅格娜来了。”

雅格娜急匆匆地走进来，却呆呆地站在房间中央，一动也不动，连话也说不出。

他们正在给尸体穿上干净衬衫。

“啊！……咽气了？”雅格娜终于说道，眼睛盯住波利那瞧着。恐惧揪住了她的咽喉，也揪住了她的心；她浑身血液冰冷，几乎气也透不过来。

“他们没告诉你？”安姆勃罗司问道。

“我在母亲家里睡觉：维蒂克现在才来叫我的。他确实死了？真的死了？”她逼近波利那，突然发问道。

“我在给他穿衣服，当然不是为了大喜，而是为了大殓！”

雅格娜听不明白，她脚步蹒跚，把身体靠在墙上。她以为自

己正在沉沉大睡，被梦魇纠缠住了。

她有好几次离开房间，但总是出去了又回来了：要想避而不看尸体是办不到的。她几次三番跳起身来想跑出去，然而她还是待下来守灵了。有时候，她一直跑到篱笆边，视而不见地越过田野远眺；或者，她就坐在茅屋外边，却又同那个房间和犹兹卡挨得较近。犹兹卡正在哭泣，扯着头发，老是在哀号：

“我的爸爸啊，我的去世的爸爸啊！去世了啊！”

里里外外是一大片嚎啕痛哭和呜咽抽泣的声音。在所有守丧的人中间，唯独雅格娜与众不同，她虽然四肢发抖，肺腑深处心潮起伏，却掉不下一滴眼泪，发不出一声哭泣。她只是来回踱蹀，眼睛阴郁地发光，表情严峻而又惶恐。

幸亏汉卡不久就克服了失魂落魄、六神无主的状态，她虽然涕泪滂沱，倒还能照料一切，铁匠和他的妻子到来时，她已镇静自若了。

玛格达哭泣；铁匠问起老头儿去世的详情，汉卡一一说给他们听了。

“天主耶稣让他去世得那末轻易，倒是件好事。”

“可怜的老人家！他往田野里跑，是想逃避死神的追逐啊！”

“昨天晚上我去看他，他还跟平常一样安静。”

“难道他不说话？一句话也不说？”铁匠擦着没有泪水的眼睛，问道。

“一句话也不说。我替他盖上鸭绒被子，喂他喝了点东西，就走开了。”

“走开了吗？那末他是独个儿起床的了！如果有人在那儿看护着他，也许他还不会死呢，”玛格达哭哭啼啼地说道。

“雅格娜睡在她母亲家里。她老是睡在母亲家里，眼前老婆

子病得很厉害啊。”

“这是必然如此的！——如今果然如此了！”铁匠说道。“这三个多月他一直是半死不活。不论是谁生这种病，也都是没法儿治好的，还不如让他快点死掉。他不再受苦了，让我们为此感谢天主吧。”

“是呀，你也很清楚，刚得病的那些日子里，请医生和抓药吃，我们也花了不少钱……可是全都不管用啊。”

“啊！”玛格达哀叹道；“他是个多么好的农民，多么能干的人才！”

“我感到最伤心的是，安蒂克回家时就看不到活着的老人了。”

“安蒂克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见得会因此就哭鼻子的——你还是考虑考虑办葬礼的事吧。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，一点也不错。——咳，可惜罗赫现在恰巧出去了。”

“没有罗赫我们也能办。不要发愁；我会照料一切的，”铁匠答道。

铁匠露出一副愁眉苦脸，但，当他动手帮助安姆勃罗司折叠死人的衣服时，显然是在用假面具掩盖着某种隐蔽的动机。他在杂物间一束束毛线和零星东西之间找寻了好久；然后他又爬上梯子去——他说是去找那挂在高处的靴子。这家伙象一副手提风箱似的气喘吁吁，却快嘴快舌地为死者祷告，念得比阿伽沙还响，而且不断地追叙着死者的善行德行。但，与此同时，他的眼睛却在房间里东张西望，他的手却滑到枕头底下去了，或是伸到垫子的稻草里去摸索了。

雅姑斯叮卡终于尖酸刻薄地说道：“你是特意在寻找什么东

西吗？”

“如果你不寻，就找不到了！”他回答道。于是他就公开地搜寻起来了。米哈尔从风琴师家急急忙忙赶来催安姆勃罗司回去，可是有人来到也丝毫阻挡不了铁匠的搜索。

“安姆勃罗司，马上就来啊：四个婴儿在教堂里等着受洗礼呢。”

“让婴儿等着吧，我必须首先把波利那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。”

“不，安姆勃罗司，你还是去的好，”铁匠说，一心想把安姆勃罗司摆脱掉。

“我自告奋勇要做的事，我一定要做。我不会不久又去殡殓另一个象波利那这样的人的。米哈尔，你替我在教堂里对付一下吧，”他转过来对那少年补充道，“让教父、教母们拿着点亮的蜡烛，绕着圣坛转圈子：他们会投给你好多戈比呢。”接着又瞧不起地说道：“怎么？你要当风琴师呢，可你连一场简单的洗礼仪式也还应付不了？”

这时汉卡带马秀进来，量量波利那的身材，好给他做棺材。

“别舍不得木料，把他最终的宿舍做得大一点吧，”安姆勃罗司用悲伤的语调说道，“让这可怜的人至少在死后享点福吧！”

“主啊，主啊！”雅姑斯叮卡小声儿说道，“他活着的时候，田地很多，还嫌不够；现在死了，四块棺材板就足够了！”

阿伽沙中断了祷告，泪水满面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

“他是个有田有地的人，就要象个有田有地的人那样下葬；但，有些可怜的人，却不知道要死在哪家哪户的篱笆下呢……愿永恒之光照耀你，愿——”她又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。

马秀一言不发，只是点点头，他量过波利那的身材，作了个

祷告，便出去了。虽然这天是安息日，他却立刻动手干活。必要的工具，茅屋里一应俱全；几块干燥的栎木板，原是早就准备好了的，堆在楼上。马秀立刻在果园里安排了一个工作场地，卖力地干着活儿——而且使那奉命给他当助手的彼特，也出力干活。

天早已破晓了，太阳发出欢乐的灼灼欲燃的光芒。自从早餐时刻以来，天气已经十分炎热；整个儿田野和果园，都在慢慢地沉浸到白漾漾的沸腾的水蒸气里沐浴了。

有些地方，憔悴无力的树木微微抖动着叶子，就象为炎热所苦的鸟儿扑动翅膀一样。安息日的闲散气氛弥漫全村。燕子在池水面上飞掠而过，大车把邻村的人们载往教堂，在车子后面扬起尘埃如云；除此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动静了。……不时有一辆车子在波利那家门口停下，有人透过打开的门窗朝屋内探望，向坐在那儿的凄凄凉凉的一家子致意，并且发出沉重的叹息。

安姆勃罗司快马加鞭，赶紧把出殡大殓的准备工作搞好：过不了多久，床搁到果园里，床上的被褥摊在篱笆上晾着；接着他就叫汉卡把杜松果拿来熏陈尸室。

但这时候汉卡却什么也没听见。她擦掉眼睛里最后的泪水，正朝着大路望过去，一心指望她随时可以看到安蒂克回来。

但，时间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过去，安蒂克却并不回来，汉卡想打发彼特到城里去打听安蒂克的消息。

“不要去，”别列察反对道，他从薇隆卡家来，刚走进门；“他打听不到消息的，只不过叫马辛苦一趟罢了。”

“可是警察局里总有些消息的。”

“准有消息；可是警察局礼拜天不办公。再说呢，如果手掌里弄不到油水，他们是啥也不会告诉你的。”

“唉！”汉卡对她的小姑诉苦道，“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。”

“甯，将来安蒂克还会使你感到芒刺在背呢，”铁匠嗤之以鼻地说道，迅速对坐在屋檐下的雅格娜看了一眼。他搜索钱财毫无结果，激起了一股无名火，恶狠狠地补充道：“他的两腿，必定因为戴脚镣而变得僵硬了；所以，他怎么能赶紧回家来呢？”

汉卡什么也没有回答，重新又跑出去看望大路。

弥撒钟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安姆勃罗司嘱咐维蒂克几句，就上教堂去了。他叫维蒂克好好地给死人的靴子擦点儿油，因为靴子干燥得发硬，没法儿给死人穿到脚上去。

铁匠同马秀一起到村子里去了，茅屋里只留下妇女和维蒂克。维蒂克忙碌地给靴子擦油，拿到火上去烘软，有时候朝着犹兹卡那边儿瞧上一眼；犹兹卡的呜咽在逐渐微弱下去。

如今大路上压根儿没有什么动静，人们都在教堂里做礼拜；在波利那家里，除了阿伽沙在为死者念连祷外，也听不到什么声音。祈祷声如鸟儿啁啾，与杜松的烟氤一同冉冉升腾；雅姑斯叮卡正用杜松熏着茅屋和过道。

她们听到礼拜开始了。赞美诗从教堂里飘扬开来，在正午的寂静中清晰可闻，高音调的起伏有致的风琴声，也传到了她们的耳边，愉快而又悠远。

汉卡在屋子里安静不下来，所以她走到篱笆边踏脚墩附近，想在那儿把祷告念完。

“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”念珠在她的指缝间慢慢滑过去时，她心中这样沉思。——但她仅仅是用嘴唇在祷告罢了，她的脑子里，她的心里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惑不解的想法，而忧惧也不少。

“三十二英亩土地。还有牧场。一小块森林。偏屋和牲畜！”她长吁一声，爱惜地对她面前广阔的田地看了一眼。

“如果我们能花点儿钱把他们打发掉，把所有的土地都抓在手里，就象当年安蒂克他爹的光景，那有多好啊！”

骄傲和野心充满了她的灵魂；她朝着太阳凝望，无所畏惧地微笑，继续数着念珠祷告，胸中洋溢着称心如意的希望。

“不，我哪怕一半土地也决不放弃。一半房屋也是我的。我的那些奶牛，别人连一头也休想弄走！”

她就这样思量盘算了好久，一面念着祷告，用泪眼对那些土地瞧了又瞧。土地披一身阳光，仿佛是一袭金线织成的衣服。在那些土地上，黑麦欣欣向荣，锈红色的垂倒的麦穗摇摇摆摆；一块块颜色较深的大麦田在阳光中熠熠生辉，滋润而又微光闪烁；鲜明碧绿的燕麦（中间星星点点地撒满了开着黄花的杂草），在干燥的炎热里微微颤动；繁花盛开的紫云英，象一块血红的头巾似的铺陈在山坡上，一只大鸟张开翅膀，平衡身体，在紫云英上空往来滑翔；蚕豆开着白花千朵，兀立在那儿守护着土豆的幼苗；洼地里有几块亚麻田，小巧的花朵发出璀璨的蓝色，象是孩子在眩目的光芒里眨巴着眼睛。

一切是那末美丽得惊人！在此期间，太阳愈来愈炽烈了；而温暖的微风，包含着无数鲜艳花朵的芳香，以生气勃勃的力量，从田野里吹拂过来，使人心旷神怡。

“本乡本村的土地啊，神圣的、最最神圣的土地啊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俯下身子亲吻土地。

她听见教堂里的朗朗钟声在空气中回荡。

“亲爱的耶稣啊！一切，呀，世界上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啊！”她热烈地喃喃低语，重又做起祷告来了。

但她听到附近有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她小心翼翼地四周张望。樱桃树下站着雅格娜，她身体靠在格子篱笆上，正陷在不愉

快的沉思里。

“咳，从来没有片刻的安宁！”汉卡叹息道；因为，一看见雅格娜，不由得勾起了尖锐刺心的回忆——象扎手的荨麻一样尖锐啊。

“是啊，还有移赠给她的土地。那可是事实！可不么，整整六英亩土地！啊，这贼！”她转脸不看雅格娜，可是她再也作不成祷告了。过去的日子里所吃的亏所遭的难，都涌上了心头，它们就象猎狗，不仅狂吠，而且猛咬，搞得她烦恼痛苦之至。

中午不久就过去了；原来畏缩的影子再一次地从树底下和房子附近爬出来了。稍稍向阳俯倒的麦子田里，纺织娘发出轻微而又尖锐的乐声；断断续续地，还有甲虫营营而鸣，或是鹌鹑扬声高啾。而气温却愈来愈热不可耐了。

大弥撒现在结束了，妇女们从教堂里出来，到池塘边脱掉鞋子，打破了汉卡独自一人的安静；大路上人和车子挤得满满的，汉卡这就回屋子去了。

波利那的遗体终于小殓就绪，供人吊唁了。

他躺在房间中央一条宽阔的板凳上，身上盖着一块布，四周是点燃的蜡烛。已经替他洗过身体，梳过头发，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，但他的面颊上被安姆勃罗司的剃刀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，已用一小片纸头遮住了。给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：白色的带兜儿外套（为了同雅格娜举行婚礼特地缝制的），条纹裤子，以及差不多是全新的靴子。他辛劳过度的枯槁的双手里，捧着钦斯托霍瓦圣母像。

遗体旁边摆了一大桶冷水，使空气保持清凉；瓦片上放着正在熏烧的杜松果，吐出一股芳香的烟，使房间里弥漫着淡蓝的雾气，透过烟雾，令人畏惧的死之威严，朦胧中隐约可见。

玛蒂亚斯·波利那，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能干的人，一个纯粹的基督徒，一个世代相传的农民——列普卡村第一号头面人物，他的遗体就这样默默地躺在那儿，供人吊唁。

他准备好了，快要离开了，快要同他的亲属和一切他所认识的人们告别，踏上伟大的征途了。

他的灵魂已经在天主的审判席前通过了，如今在烛光、烟氤和不断的祈祷声中，无力地微笑着躺在那儿的，不过是他的衰朽的肉体，不过是他的灵魂一度居住过的空虚的躯壳罢了。

接着是人们排成没完没了的队伍前来吊唁，有的叹息，有的捶胸，有的沉思，有的哭泣；人们压抑的呜咽和低声耳语，仿佛秋雨淅沥。人们来了又去了，来了又去了，没有穷尽似的；富的和穷的，少的和老的，男的和女的，全列普卡村的人都来了。

虽然天气晴朗喜人，波利那的去世，却使整个村子变得阴郁和凄凉；人人感到深切的悲哀，大家对于“人人难逃一死的不幸命运”都在议论纷纷。

死者生前的朋友，许多人在屋子里踟蹰不去，有些主妇留了下来，要想用朴素的慰问语言，安慰汉卡和玛格达和犹兹卡，结果却由衷地同她们一起哀悼和哭泣了。

没有人同雅格娜说过一言半语。虽然雅格娜其实也不在乎主妇们的同情，但被她们这样难堪地丢在一边，她还是觉得痛苦；所以，她走到园子里，坐在那儿听马秀乒乒乓乓地钉棺材板。

“这个活宝啊！”乡长老婆在雅格娜背后嗤之以鼻地说道，“她倒居然大胆露脸了！”

“啊，随她去吧！”另一个主妇说道，“现在可没有工夫来考虑她的罪行。”

“是呀，让天主耶稣去管吧，天主以后会对罪行作出审判

的，”汉卡软心肠地补充道。

“至于你说的辛酸事儿，乡长会大大酬谢她的，”铁匠冷笑一声，说道：磨坊老板请他去，他就走了。也亏得如此，因为主妇十分恼火，象只火鸡，正准备向他扑过来呢。

铁匠发出一阵狞笑，匆匆忙忙地走掉了。其他的人留下来谈话，可是谈话没精打采，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心中悲伤，一部分是因为热得厉害。天气也确实太热了，所有的花卉草木都蔫儿了，墙上流泪似的渗出树脂来。

突然，听到了一声悠长而痛苦的牛鸣；一个农民赶着一头母牛，在池塘对岸经过。

农民紧拉着牛绳，他们默默地在一旁呆看。

“我猜得出，是把这母牛拉到神父的公牛那儿去配种，”雅姑斯叮卡说；但是没有人对她说的话发生兴趣。

晚祷的钟声响了，人们同汉卡告别。汉卡派维蒂克去请铁匠，要铁匠和她一同去找神父，讲好波利那葬礼的费用。维蒂克一忽儿就回来了，说是铁匠正同大地主和磨坊老板一起商量事情，一块儿吃着茶点哩，他的马儿系在门外，在树荫底下搔扒着土地。

“铁匠同大地主商量事情！——多新鲜的事儿！”但汉卡等不及了，她穿上最好的衣服，由玛格达陪伴着上神父家去。

神父在院子里，捎口讯说他愿在那儿接见她们。

神父坐在树荫下，靠近篱笆。院子中央，离农民用绳子拉紧的一头漂亮母牛不远，有一头强壮的花公牛正绕着母牛打转转；神父的长工拉着链子的一头，费劲地把公牛拉住，不放它乱闯。

“伐莱克！稍为等一下：公牛还没有准备好，”神父大声叫道。然后，神父擦擦他光秃秃的脑袋，招呼汉卡她们过来，问起

波利那的去世，以最大的仁慈安慰她们。但，当她们问起葬礼的费用时，他就打断她们的话，不耐烦地说道：

“这些事情以后再谈。我又不是什么敲榨勒索的人。玛蒂亚斯是村子里最大的农民；他不能草草下葬。不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能草草了事，”他粗暴地重复道，他的作风就是这样。

她们拥抱他的双脚，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。

“啊！”神父突然喊道，“你们这些小流氓！我一定要揍你们！瞧他们，这些坏孩子！”神父是在对风琴师的儿子们说话，他们正偷偷摸摸地在篱笆外探头偷看——“哦，你们看我的公牛怎么样啊？”

“一头壮健的牲口！”汉卡答道：“比磨坊老板的牲口好！”

“这两头牲口大不相同啊，就象公牛和货车大不相同一样！你们瞧瞧这公牛！”神父和她们一起走近公牛，他拍拍公牛的侧腹，如今它正在逼近母牛了。

“啊，多么好的颈子！多么好的背脊！多么壮健的胸膛！多么好的喉头垂肉呀！”神父大声喊道，兴奋得气也透不过来了。“嘿，这不是公牛，简直是美洲野牛！”

“的确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一头牛！”

“是啊，你是从来没有见过。这是一头荷兰纯种公牛。花了我三百个卢布呢。”

“要那么大的价钱？”她们惊异地叫了起来。

“三百个卢布，一个戈比也不少。伐莱克，让它去吧……不过现在要小心；母牛是微不足道的——马上就要给它配种了……是呀，公牛可是非常昂贵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列普卡村的人，如果他们想要有头等品种的牛犊儿，就得付给我至少一个卢布，再加十戈比给长工的小账！——磨坊老板是恼火了，可我讨厌他

的公牛生出来的那些可怜巴巴的牲口。——哦，那就跑开吧！”神父看到妇女们难为情地转过脸去了，便这样说道。妇女们动身时，他在她们背后叫唤道：“明天我们把遗体运到教堂里去！”农民手忙脚乱，控制不了他的母牛，神父就上去帮忙。

“用不了多少时候，你就会为了一头你生平从未见过的小牛犊儿，跑来感谢我的。——伐莱克，带公牛去休息一会儿……尽管事实上它可以根本无需休息……区区小事，算不了什么！”神父吹牛道。

汉卡她们到风琴师家里去，因为她们必须同他达成单独协议。她们不得不在他家里喝咖啡，喝过之后又谈判了好些时候，所以她们回家时，牲口也都在回来了。

雅赛克先生含着烟斗吞云吐雾，同马秀一起站在门廊里。雅赛克要想聘请马秀帮斯泰和盖房子，可是马秀似乎不怎么乐意受聘，不愿把话说定。

“至于锯木板，那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；至于盖房子……难道我懂行吗？我对故乡已经感到腻味了，也许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。——不，我没法儿把事情说定，”他这样说的时候，眼睛瞅着雅格娜；她正在牛棚外给母牛挤奶。

“那末，我明儿早上把棺材做好，然后我们可以来商量这件事情，”他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雅赛克先生走进陈放波利那遗体的房间，热情地为他作着长长的祷告，擦了好多泪水。后来他对汉卡说道：“但愿他的儿子就跟他一模一样！他是个好人，是个真正的波兰人；他同我们一起参加起义；他自觉自愿参加的。我亲眼看见他战斗的；他打击敌人毫不留情。咳！他丧失生命，是由于我们的缘故啊！……我们该死。”他补充道，仿佛是在跟自己说话似的。汉卡虽然不